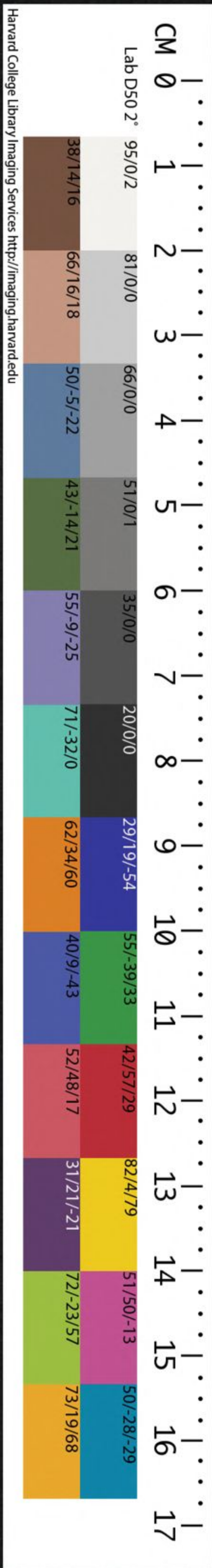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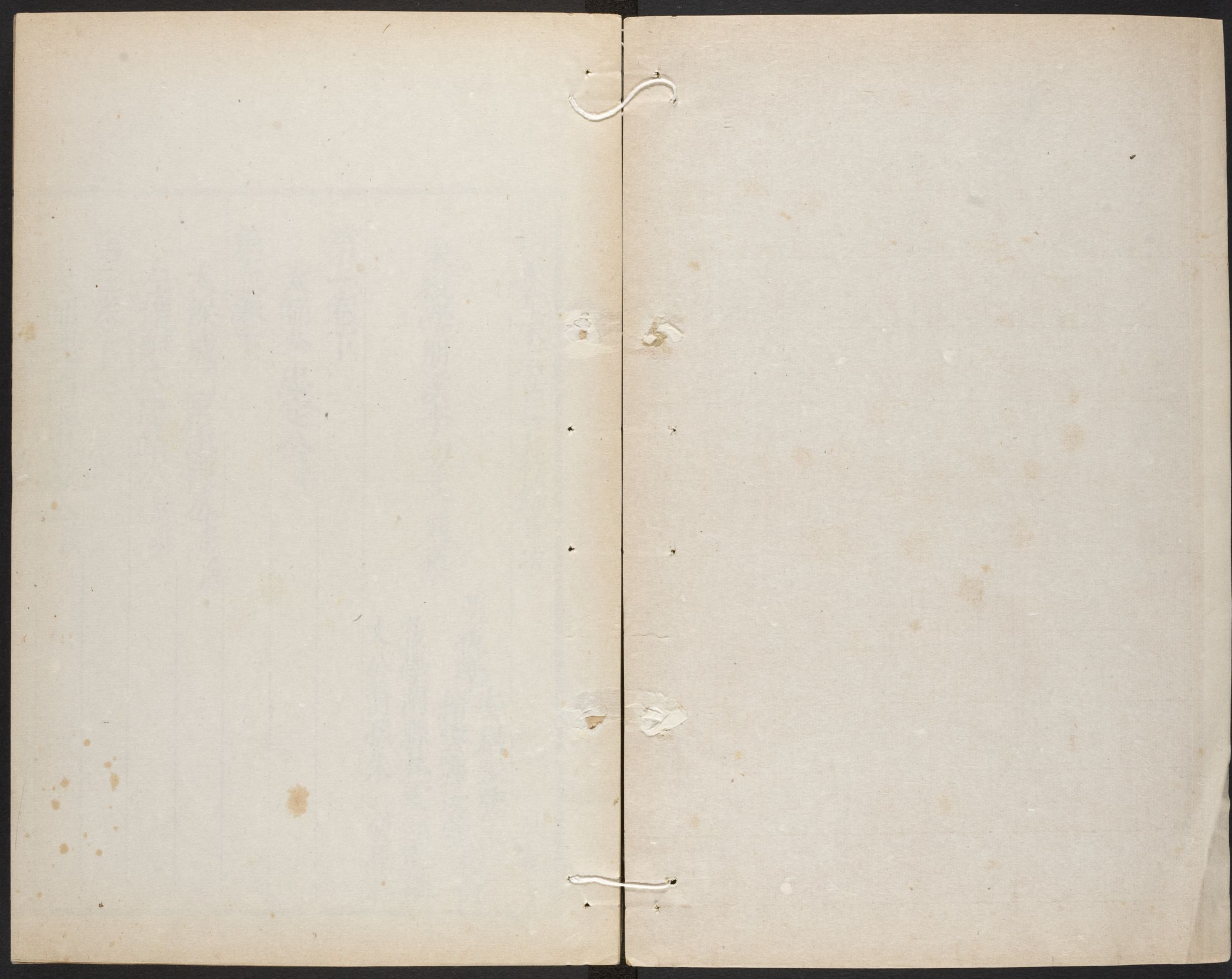
T ChL 2259.5.2943B

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重鐫纂集宋名臣言行錄目次

別集下

宋後學朋溪李幼武纂集

明後學

安福張鰲山

校訂

後學閩縣林雲銘重鐫
文公裔孫朱 烈授梓

第一卷下

太師李忠定公剛

第二卷下

太保成國呂忠穆公願浩

左僕射先忠靖公勝非

第三卷下

太師魏國張忠獻公浚

第四卷下

僕射豐國趙忠簡公鼎

第五卷下

學士宗忠簡公澤

第六卷下

太傅和國楊武恭王沂中

太傅蘄國韓忠武王世忠

第七卷下

太傅鄜國劉武僖王光世

太傅循國張忠烈王俊

第八卷下

少保信國岳武穆王飛

第九卷下

太師張文忠公九成

吏書晏公敦復

第十卷下

開府劉武穆公錡

第十一卷下

開府李忠襄公顯忠

第十二卷下

太師劉公子羽

第十三卷下

學士胡忠簡公 銓

宋名臣言行錄總目 終

別集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一下

李綱 忠定公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字伯紀邵武軍人政和二年登進士乙科相州教易
鎮江四年召除國正除尚書考功員外郎九月除監
察御史兼權侍御十一月除尚書比部員外郎八年
五月除常少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宣和初同知舉六
月言水災謫監南劍州沙縣稅二年復本等差遣三
年丁六年吉知秀州未赴七年除常少除兵侍靖康
初除行營司參謀官除右丞親征行營使罷尋復右
丞充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辭尋知密院除河東北

宣撫使罷爲觀文殿學士守揚州言落職提舉明道
宮謫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高
宗卽位召復元官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
營使除左僕射罷觀文學士提舉洞霄再論鄂州居
住二年移澧州論謫授單州團練副使移萬安軍三
年次瓊州赦放還任便紹興初除提舉洞霄復資政
殿大學士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
三年復祠祿居福州五年復觀文大學江西安撫制
置大使知洪州六年召赴闕兼本路營田使七年丐
祠加金紫光祿大夫復罷官祠九年除湖南大帥守
潭力辭次年薨年五十八贈太師

宣和初六月京師大水公獨異之上疏謂變異不虛發必
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復之策臣有已見重
切利害事須面奏乞許臣因侍立次直前奏事翌日宰
執班退傳旨閣門令公先退更不侍立公因奏便宜六
事且上章待罪

七年冬金人敗盟朝廷日謀避狄之計詔召勤王兵且命
皇太子爲開封牧公與給事吳敏厚夜過其家曰事急
矣建牧之議其留守乎東宮恭儉以守宗社是也而建
牧非也巨盜猖獗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豪傑與之共
守何以克濟公曷不爲上言之敏曰監國可乎公曰不
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

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儻感公言萬
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
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忘身徇國心孰能任
此敏翌日求對且道所以且曰陛下能用臣言則宗社
靈長聖壽無彊徽廟曰以何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
長生大君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
此徽廟感悟歎息敏因言李某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
公赴都堂稟議公具劄子大畧謂皇太子監國特國家
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
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
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期成

功於萬分之一哉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保
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如臣之計天下可保仍刺
臂血書之其日徽廟御王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
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公不復得對次日淵聖卽位

淵聖召公對延和殿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
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
公叙謝訖奏曰金人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
勢必沮縮請和厚有所邀求臣料之大槩有五一欲稱
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二欲得
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三欲增歲幣當
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

倍今既背約則歲幣當減然國家敦示和好不較財帛
姑如元數可也四欲求犒師之物當量以與之五欲割
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
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確毋為浮議所搖可無後
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之除兵部侍郎
靖康丙午幹離不陷濬州上皇如南京白時中請上出狩
襄定時從官以言邊事者皆非時賜對公為兵侍待班
延和殿下語知閣門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
廷辨孝莊即具奏詔引公立於執政之末因奏曰聞諸
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
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

然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公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
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將何之若銀五
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欲尊其主為伯父歸燕
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宰相
親王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稅達朝廷尋乃以書
付蕭三寶奴邪律忠王洵與稅來詔以皇弟康王如軍
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李鄴高世則齎誓書俱行公力
爭以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
三鎮不可割至於遣使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莫
若擇使與之熟議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宰相
皆謂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

較上默然公求去上曰卿等出治兵固守恐金人款我也於是朝廷以誓書往所求皆與之公留三鎮詔書不遣

時已議和种師道等勤王之師並集西將兵師日至上意方壯赫然有用兵之意公贊上曰易謙之上六稱利用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兵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憂未艾也

勤王兵既至姚平仲率萬人夜劫虜寨反爲所敗而還公率行營左右軍又與虜戰於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司兵爲虜所殲上大驚有詔不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內侍陳良弼領京城疑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水淺狹決難保守願詳議之上命公同蔡懋及良弼往觀東壁而御延和殿俟之公回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樊家岡雖淺可以勁兵强弩據也上曰誰可將者時中曰非李綱莫能戰公曰陛下命臣治兵願以死報上卽除公右丞命公留守內侍

王孝竭奏曰中宮國公已行上曰朕欲親往陝西治兵
決不可留此公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
乃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上顧謂公曰治兵禦寇專以
委卿中夜上諭宰執又欲詰旦決行是日質明公入朝
見禁衛擐甲矣公厲曰汝等願守乎願從幸乎皆呼曰
願死守公入見曰六軍之情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
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以
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悟始命輟行以公爲親征行營
使

幹離不犯京師攻城不克乃遣王洵偕李鄴來

鄴先使其
洵求和

洵見上倨甚李邦彥等專主和惟公言擊之便上是邦
彥計虜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公督將士拒之又攻陳
橋封丘衛州門公登城督戰自卯至申殺賊數千乃退
何灌出戰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敗虜于順天門外
於是王師稍振

李榕鄭望之使虜幹離不需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得退
兵廢親征行營司罷公以謝虜也以蔡懋爲京城守禦
使虜師復來遣宇文虛中齎公所留割三鎮詔書以往
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人伏闕言李邦彥等疾綱恐
其成功罷綱正墮虜計幸復綱及种師道舊職會邦彥
入朝乃數其罪而罵且欲歐之搥登聞鼓山呼震地耿
南冲亟入奏開封尹王時雍麾之不去殿帥王宗濬恐

生變奏上勉從之於是遣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
矣內侍朱拱之宣公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
鬻而磔之并內侍數十擘裂無遺體領開封府聶山出
諭乃皆相率聽命公惶懼入對泣拜請死上卽復公右
丞充京城守禦使而罷蔡懋衆遂散去

虜之退也師道請臨河要擊之公亦謂金人不過六萬吾
勤王之師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關津絕糧道且禁其抄
掠吾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
鎮縱其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道也並不從公乃請
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彥質
范瓊等領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度便利可擊則擊

之李邦彥奏立大旗於河東北有擅出兵者依軍法公
尋奏曰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今宜飭武備修
邊防於是爲上條具備邊禦敵者凡八事一謂太原真
定中山河間如唐建爲藩鎮又宜分濱棣德博橫海軍
爲一道如諸鎮之制二謂兩河保甲今宜遣使團結訓
練三謂復祖宗三十六監牧馬之制權時之宜則括天
下馬量給其直四謂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
所以限隔胡騎比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
山地低下處可益增廣高仰處卽開乾濠及陷馬坑之
類宜遣使督治之五謂兩河州縣城池多圯塞宜徧修
治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措置樓櫓之屬六謂

兩河州縣經殘破去處宜優免租賦以振卹之七謂河東諸州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以見縉走商賈而實塞下八願復祖宗陝西解鹽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司議其間所論異同公力爭之不能得

自公建議盡遣城下兵追幹离不之師及於邢邵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懼密啟於上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還甚速公力爭於上前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矣再進猶及金人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遙護之而已

詔公奉迎上皇於南京公至道君曰虜旣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公曰朝廷以肅邸在軍中故不許道君曰宗社計豈復論此語旣淡洽乃曰行宮止遯角等三事止緣都城被圍恐金人知我所在非有他也公因奏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大敵入寇政事不無小更今宗社無虞陛下回鑾勿問細故可也道君曰朕已釋然

矣因出玉帶以賜公

道君初渡江吳敏耿南仲朝夕憾於鎮江或陳唐明皇與我劔南一路自奉之語上憂且疑遣宋喚賫書至行宮具言思奉晨昏之意道君喜卽

還又批令吳敏李綱二人前來遂詔公行

初朝廷聞种師中敗師道又以老病告歸乃別議選宣諭使代師道領兵再援太原耿南仲謂用兵無益宜割三

鎮以賂之公奏祖宗之地不可分割之徒資敵勢生靈
陷於夷狄豈爲民父母之道哉上從公議爲再援之計
南仲等以公堅執用兵乃曰方今欲援太原非綱不可
宜以綱爲宣撫使上欲用公召對睿思殿公自陳書生
兵非所長今爲大帥恐不勝任上不許卽命尚書省出
敕令面受公奏曰借使臣爲陛下行湏擇日受敕今拜
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日受敕公退卽移疾入
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曰此必有建議
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輒批荅不允

上錄裴度傳賜公公入劄子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
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

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
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而小人在朝
蠹害本根寢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
周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奸
邪之元稹用能成功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
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勵精圖治
雖古帝王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訛
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却戎狄之先朝
廷旣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
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上優詔
荅之

宣撫司得兵三萬人公以二萬人分爲五軍時勝捷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鞫時鞫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公初不知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爲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公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才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啟行而庶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公惶懼入劄子辨所以未可以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擅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專權拒命之人爲之可乎願併罷樞密之任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宣撫使告敕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公入見具陳所以爲

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祇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爲朕巡邊便可還公曰臣之此行豈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政宣府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讒謗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卽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賜宴紫宸殿及行又賜御筵於瓊林苑勞問甚渥

公先具畧奏云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

圍獻說者不過和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爲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种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爲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舛必又以臣爲輕舉誤國不知陛下睿笑與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說至今爲梗今日之謀儻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

公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言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勢之地城壁頽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潛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瞻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爲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公初陛辭日爲上道聶山唐恪之爲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於此申言之上批荅有銘記于懷之語

公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鎧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尅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

公嘗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中行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篋籬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靡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旨所起之兵悉罷減之公上疏力爭大畧曰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

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兵解太原之圍防託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臣爲陛下措置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沿邊河北雄霸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中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扞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江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

所團結之兵罷去太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置意於此也今兩河州郡日告危急乞兵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竟不報公遣解潛等分屯皆去太原五驛公兵未進而潛等兵皆遇賊而敗公力丐罷有言公十罪遂責授節副安置夔州高宗卽位以右僕射召公赴闕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公二人由此與公忤公行至太平州上疏曰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

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

上之相公也顏歧言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爲金人所惡宜置閒地及公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爲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顏歧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歧語塞公乃赴堂

治事

公上十議一議國是謂今日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臣恐國論猶主和議以非和則速二聖之禍臣竊謂漢太公爲項羽所得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卒不敢害而還

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公也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今又以和惑中國至於破都城隳宗社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而後已爲今之計莫若罷和議專務自守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讐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有可還之理矣於今日法勾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辭厚賂則不可二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建康次之三議赦令不當以張邦昌爲赦爲法四議

僭逆謂邦昌宜正典刑五議僞命謂宜依唐肅宗以六等定罪六議戰謂宜一新軍政七議守謂沿河沿淮沿江宜控扼其衝八議本政謂朝廷天下之本也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二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朝廷之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李德裕相武宗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故能削平僭叛號爲中興然則於艱難多故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寵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

致靖康之禍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鑒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不勝幸甚九議久任謂宜擇大臣責其成功十議修德謂上當益修德以感天人之心

上諭宰執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下情至是公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後先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矢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推其土豪爲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慰之臣恐久之食盡援兵不至卽爲金人

用矣謂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爲使以宣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方鎮俾自爲守則無北顧之憂矣上曰誰可任此者公因薦張所王瓌傅亮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瓌爲河東經制使亮副之皆賜錢鈔三百萬緡市軍需因遣使臣賫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及將佐且命起京東夏稅絹於北京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以待支俵於是人情翕然蠟書日至應募者甚衆

反潜善並相張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卽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爲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才萬人河外皆虜界乞權置司陝府潜善

頗沮所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公言潛善力沮二人
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
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

公嘗請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刻
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倣陝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為教閱會
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為教閱會
公去位皆不果行已而亮以母病歸同州所亦以罪貶
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公每留身奏事多所規益內侍石如岡素凶悍淵聖斥之
上嘗召如岡公諫而止又論開封府封臂買童女及待
遇諸將恩數宜均一上皆嘉納之

初潛善等白遣傅雱為祈請使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
改命周望為通問使未行公為上言今日內脩政事外
攘夷狄使國勢日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
冠蓋相望卑辭厚幣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
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公草二帝表付雱以行因
獻二帝衣各一襲且置書于粘罕

公上三議一募兵二買馬三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
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
四方故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萬付諸
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
河北各募三萬京東河東各募二萬合為十萬仍創驍

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又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卽張行中所創也

時羣盜祝靖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公言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委官分揀及潰兵之願歸營與良農之願歸業者皆聽之所發至數萬又擇其老弱者縱之其他以新法團結擇人爲部隊將及統制官而其首領皆命以官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李煜杜用丁順等皆不可招公以爲專事招安則彼無所懼勢難遽平乃白遣王

淵等分討之

公言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增當內自朝廷外至監司州縣皆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省條具

公入朝月餘邊防軍政已略就緒獨車駕行幸未有定所公間爲上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選任將帥控扼要害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留中原公再拜賀因乞降詔上乃命公草詔頒行兩京焉

汪黃欲奉上幸東南上遂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

公留之極論其不可因言今縱未能幸關中當駐襄鄧以係天下心乃詔委守臣修繕鄧州城隍又降鹽鈔錢帛令漕臣儲粮草又命江湖綱運由襄漢通漕并四川轉輕貨自歸峽以輸于鄧上雖用公議營南陽而朝臣多附汪黃東南之議多以為不可

初公論圍城中受偽命者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為利如余大鈞洪芻誘宮嬪為妾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諸王卿知否公曰見鞫之必得其情公又曰靖康之禍吳玠莫儔王時雍徐秉哲皆奉金人指立張邦昌及捕宗室戚里又受偽命為執政此為罪首秉哲先已散官安置乃貶時雍并儔並安置

公舊為起居舍人論京城水災謫沙縣監稅遂與邑人鴻臚主簿鄧肅尤相善宣和間肅進花石綱詩得名靖康間被召得官京城破遂入傅亮軍至是為右正言首論在圍城中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乞寘之嶺外次者其惡有三乞於遠小處編管

侍御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

齊愈在圍城中自外至會議所寫張邦昌三字御史臺鞫之賜死謂上初即位而

或言齊愈論公不已公以危法中之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乃首陳公罪而罷之浚章不下潛善密以付朱勝非行詞公相凡七十五日

鄧肅言陛下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綱

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其責詞甚嚴臣所以疑也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何所據而言且兩河百姓雖願效死而數月間茫無適從及綱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僞楚之臣紛紛皆宦于朝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去則二事將如何哉兩河無兵則夷狄橫叛臣在朝則政事垂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與郡右丞許翰因求去且力言綱忠義英發非綱無可與建中興之業者今綱罷而留臣無益

初上聞太學生陳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論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言切直凡三上潛善憾之欲以伏闕事中東然未有間

也會撫州進士歐陽澈亦上書懇詆用事者其間有及宮禁燕樂事上語大臣以澈言不審潛善乘是密啟誅澈併以及東遂皆坐誅

浚再疏論綱罪狀不已竄鄂州居住中丞王絢劾綱靖康中要功劫寨結眾伏闕覆師太原凡三罪請竄之嶺海移萬安軍

虜陷揚州等處潛善建陳欲罪公以謝虜乃大赦惟李綱不赦紹興初胡安國上時政論有曰陛下自初卽位思建中興而將相大臣汪黃等不能奉承乃變亂名實顛倒是非以上惑朝聽維揚奔潰無所歸咎恐陛下討其誤國之罪復指結余覩殺邦昌爲致寇之由特下赦音

元惡大憝皆得洗滌而李綱獨不與焉此雖假借朝廷
詔令行之安能掩天下之公論乎

建盜范汝爲竄回源洞自殺餘黨走邵武韓世忠遣將擊
之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至福州見公公
謂曰建城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故民得全活及師還
又老送之請爲建生祠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

公爲湖廣宣撫使兼判潭州行至衡陽招降曹成及馬友
之將步諒尋入潭漸易置權攝官禁擅科率者又遣郝
政降潰將王進於湘鄉吳錫擒王俊於邵陽自是湖南
境內潰兵爲盜者悉平惟楊么據洞庭文榜指斥言詞
不遜公命諸將分屯以備之湖南無水軍公乃拘集松

江網魚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于朝乞兵討蕩

公嘗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爲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
制御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
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

虜僞分道入寇上詔親征公上疏陳禦賊之策大略謂僞
齊悉兵東下其境內必虛宜擣永昌出其不意則必還
以自救此爲上策召上流之兵沿江而下以助軍勢此
爲中策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此下策也上曰
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合
綱之意命降詔獎之

初張浚謫居福州而公亦在福浚與公會旣除舊隙遂相

厚善至浚相數於上前言其忠未幾起公知洪州兼江
南安撫制置大使趙鼎嘗爲公辟客亦爲上言綱才器
過人故有是命公辭上手書諭之有曰朕之用卿審矣
卿宜以安社稷爲已任勿問中外勉爲朕行不必數有
請也公請過闕入覲上許之

公入覲上疏十六其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
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又上疏言今
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
以爲累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
陣者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
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

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
能生財節用覈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而不知
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
而吾不務求以制之者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
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世忠岳飛
爲京東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
旣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
南荆湖之衆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
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
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地則當
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

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

又言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不給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南北流移之民明出榜文厚加撫諭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三年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此其大槩也

上詔前宰執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畧令悉條上於是公言備禦之宜則當料理荆襄淮甸以爲藩籬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徐議營田使之瞻養攻戰之利當責諸路大帥分路收復措置之方則願駐建康緩懷之略則願先自強又曰近年羣臣之誤陛下其說有二間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萬口和之牢不可破累年以來寇盜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犯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相安而不爲長久之計大運有開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躬總六帥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而天威所臨亦足

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矣且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
二曰公選人才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
盡人情六曰寅畏天戒其略謂士風尤薄陛下得張浚
付以西事浚以忠義許國雖失機會不爲無過而言者
繩以大惡賴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知又有大臣爲之
辨得自洗濯不然何以雪哉夫朝廷詔耳目之官固許
風聞若言而無實是誣人之罪願降明詔以戒士風使
變而從厚則中興之業不難致矣

趙鼎秦檜協議移蹕臨安公在江西聞之上疏諫大略謂
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
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今豈可因一叛將之故

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後人情
動搖莫有固志士氣消縮莫有鬪心我退彼進使賊馬
南渡亂臣附之虎距鳩張雖欲如前日復立朝廷於荆
棘瓦礫中不可得也旣又具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
當路意時江西大旱而公課民修城民不以爲便臺諫
交章論之命奉祠公自是不復出矣

公在宮觀上疏略曰竊見王倫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
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
禮也以愚料之虜爲此名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
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
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

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
江南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從其
一大事去矣縱欲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
必繼有號召或使單車入覲或使親迎梓宮或使移易
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蠲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
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矣

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噐淵聖減作四十噐上卽祚又加
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羊不過數品巡幸東南駐蹕郡
廨兵火之後屋宇闕陋雖久駐亦不增葺中宮未還妃
嬪有名位者才二三人其餘官媼并有職掌者通不及
百人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於國帑乃自厚奉

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於美麗每享客餼饌必至百
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檐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贖行一
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銀鏤粧飾樣致如一皆其宅庫所
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
韓梈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梈死諸大將以厚
賂取呂用數千緡得一人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
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七十
歲矣趙鼎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驟爲嬌侈
別起大堂竒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爲
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於坐上
謂之香雲又艱難以來堂饌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

言行錄二
三十四
集侍從將帥下逮省寺官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辨而不辨也

朱文公熹序公奏藁後曰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亂然及其亂也亦未嘗不爲之於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沒靡有孑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

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強虜然自重圍旣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

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蠶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爲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懼叩反覆以終其身其言明白正大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化開闔卓犖竒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

故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漘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烏乎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

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
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

又作祠堂記略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
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
外也然而世俗衰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
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
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公之爲人知
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身之有
禍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
不可得而奪者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忠定入來整頓一番

略成一箇朝廷模樣如僭竊及受僞命之臣方行誅竄
處節之臣方行旌卹然公亦以此去位矣

中興以來廟堂之上主恢復者前有李忠定後有張忠獻
而已

並朱子語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二下

呂頤浩 成國忠穆公

字元直齊州人元祐九年登進士第宣和末漕河北
靖康中以宮祠居揚州建炎初加徽學淮東安撫知
揚州上幸楊權戶侍次年遷戶書尋同僉院爲江淮
兩浙經置使治江寧後拜右僕射御營使尋罷爲觀
學提舉崇福宮俄除江東安撫兼知池州紹興初拜
少保左僕射力辭少保加特進三年罷爲觀文大學
士提舉洞霄居台州五年知潭州兼帥八年加少傅
鎮定江軍節使知建康兼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行

言行錄卷第二下

三十一

言行錄卷第二下

一

營留守力辭罷為醴泉觀使尋除西京留守屬疾力
辭薨年六十九贈太保淳熙十四年配享高廟

公漕河北奏燕山開邊其勢難守上怒詔王安中以公沮
抑疆事唱難守之說以疑衆心可面詰願浩此後應副
有缺或爲國生事者坐以軍法

公奏曰今虜騎漸逼東京若人心一搖淮南望風而下望
赦河北京東兩路蠲其二稅與公私積欠以收民心今
百辟皆言強弱不敵臣願陰爲過江之備而大爲拒寇
之資申飭諸將訓習強弩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
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宜於平原曠
野惟扼險用奇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

淮難防江易近雖於鎮江之岸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
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可不預爲計望置使兩
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舉造船且
詢水戰利害又駐蹕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
春以備衝突

願浩以僉書樞密爲江東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子樵爲
兩浙運幹遣蠟書來言傳等叛逆之詳願浩卽走介入
杭伺賊狀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別以片紙遺浚曰時
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乃決策舉兵願浩至丹陽浚等
偕會浚見願浩以大計咨之願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
浚壯其言遂議進兵傳檄中外苗劉之反也王世修爲

之謀時願浩軍已次吳江世修聞之至軍中云上已處分願浩浚以單騎入朝願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傅等計窮益懼願浩軍次臨平苗翊等出戰願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二兇引兵開門出遁願浩引勤王兵入都城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

初勝非求去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麓率浚喜事而疎浚上曰俱輕浚太少年遂以頤浩爲右僕射

頤浩請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改爲叅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

改官制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旣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后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旣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爲一如祖宗之故論者韙之於是頤浩同平章事

上謂輔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多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漢文不言兵而天下富上曰用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也

草澤天文耿靜言太微垣正午推步今歲熒惑躔次方在巳未應至太微垣上曰此人不深知朕夜以星圖仰張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巳至昨夜巳退二度半願浩曰宋景出人君之言三而熒惑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信傳記之非虛也

日蝕僅四分未幾退上謂宰執曰太史初奏日蝕早而分深朕適觀之蝕淺而退速何也願浩曰陛下嚴恭寅畏天鑒精誠宜感格如此願浩奏事畢曰邇來聖容清癯恐以艱難聖慮焦勞所致上曰朕常夜觀天象見熒惑躔次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始張浚建武昌之計願浩是之有成說矣及浚宣撫川陝

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願浩遂變初議是日召隨駕百官及諸統制赴都堂至晚以二十五封進入大率皆言昏鄂道遠餽餉難繼又慮上駕一動則江北羣盜乘虛過江東南非我有矣翼日輔臣入對上猶未觀謂願浩曰但恐封事中趣嚮不一人臣若不以家謀專爲國計則無不安利矣願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但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歿守上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上曰張守言不如留杜充建康不可過江願浩曰臣與韓世忠議本自如此上曰善遂決吳越之行

上次平江諜報金人將由海道以窺江浙乃命劉光世兼

節制圖山等處願浩請自平江督諸將拒戰上以願浩未可去行在乃命周望爲兩浙宣撫守平江宰執奏駐蹕之所上曰會稽止可暫任稍久則人懷安而不樂屢遷願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謀入蜀上曰朕倚雍之強資蜀之富固善但張浚奏漢中止可備萬人糧恐太少兩浙若委付得人錢帛猶可泝流而西至於糧斛豈可漕運願浩曰若第携萬兵入蜀則淮浙江湖以至閩廣將爲盜區皆非國家有矣

願浩聞虜窮蹙乃請上幸浙西且下詔親征以爲先聲而亟出銳兵策應韓世忠庶幾必擒兀朮上納之乃下詔

親征

時除願浩爲建康大元帥上因曰議者謂願浩多引用山東人且願浩爲相當收天下之材而獨私其鄉曲非公道也願浩過關見上言自去國不知金虜之實聞已渡淮北去然虜人多詐而難測避寇固當預辦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望鑒去歲虜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爲二項一項浙西一項江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之萬一今冬虜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爲之計俟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趨文登以擢青齊分二萬由淮陽以撼鄆濮蓋虜之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夫難得易失者天之時難成易敗者人之功願陛下愛惜分陰汲汲圖之

公復相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
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清兩
寇非久即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
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鄧慶龔富剽掠
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
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若非疾
速勦除爲患不細詔樞密院措置

公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地尚有巨賊要當先
定駐蹕之地使號令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下漕運
不至艱阻至是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

公爲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黼之門恐爲言者所持乃

白於上下詔戒朋黨蔡京王黼門人有材者聽舉用

上謂公曰劉光世於卿有故怨諸事略與應副因以廉藺
事爲戒又曰君相本是一體不須避形迹嫌疑公具奏
致怨本末

上諭宰執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知其不可用不若罷
去疑之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
一字非堯舜不能於是公等仰贊聖學高明以誠仁二
者治心修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退而以爲當記

公與秦檜因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荆湖兩路使
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左臂如京東諸州爲叛臣所據
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虜諸路先定他時併力圖之

似未爲晚檜請自當一面上曰卿等當居中運才不可授人以柄公等感嘆詔書而退

公與檜同秉政檜知公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爲助欲傾公自專朝權上頗覺之乃下詔戒朋黨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專當協力恢復京師公信之屢嘗請因夏月舉兵北嚮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虜分三路入寇江浙兵皆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修飾噐甲今張浚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三千雖不能如浚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

然選之亦可得其半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陳思恭一作

臣師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統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

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爲臣願睿斷早定命世忠俊與

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光世由徐曹以入

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闡皋乘四月南風北

去徑取登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餽運大兵

旣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爲守虜舉兵來爭

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

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消磨異時勢必

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及聞桑仲進兵乃議大出師身

自將軍北向且言近聞虜僞合兵以窺川陝若於未來
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玉師逐豫則彼必震恐
因令世忠自京入關亦一奇也

上諭二相曰願浩專治軍旅秦檜專理庶務當如種蠡分
職而檜黨亦建言昔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
相宜分任內外之事上乃命公總師開府鎮江公請辟
參謀官已下文武七十七員鑄都督府印賜激賞銀帛
二萬匹兩上供經制錢三十萬緡米六萬斛度牒八百
道月給公帑錢二千緡及許召諸州守臣時暫至軍前
議事皆從之上諭公曰卿耆艾有勞今總督之任以大
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公惶恐奉詔

公尋次常州部將趙延壽叛光世討平之公稱疾不進尋
召還

公進呈王大智所造戰車上言大智知兵法可用因語公
曰卿爲相當識人物如大智携以自隨今造水戰之具
不當棄能也

公言祖宗官制內外差遣並付審官士大夫自有調官之
路故請囑奔兢之風息近世堂除闕多侵上注擬士人
失職廉耻道喪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
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並令吏部依
格注擬從之

初創汾海制置使以仇愈爲之建司於浙西公言近創此

司最爲得策然虜舟從海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令仇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

上謂宰執曰朕見凡詢衆集議二三其說事愈不決公曰誠然上曰朕自卽位六年備嘗艱險非天相之何由脫難今盜平穀稔天意可知假如寇或南來避與不避如何公曰若盡遣諸將禦江寇豈能便渡但先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公曰聖意如此諸將誰敢不前耶

時諸路盜賊稍息公慮守令不虔請分遣御史循行諸路上乃詔三省選強明廉謹之人臺察不足則以郎官攝

之皆令引對面給親札御寶曆回日考其殿最以著賞罰

公自江上回欲傾秦檜而未得其便過平江守臣席益謂之曰自爲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公大喜遂

引勝非還朝

勝非知紹興公薦之同都督乃奉京祠兼侍讀

復自內批令日赴

都堂議事位如樞密院事上欲以逼檜會邊報王倫來歸侍御黃龜年言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卽上章辭位遂免檜仍榜朝堂不復用

公言今歲必稔欲於鎮江上下積粟三十萬石以備軍用上曰若選得精兵十五萬分作三軍何事不成祖宗取

天下兵數不過如此

時召試館職虞灃沈長卿石公揆三人上謂宰執曰館職試人當取實學朕親覽其程文如長卿尚懷朋附公曰惟灃荅所問而公揆文辭荒略乃除灃校書郎餘不預選

宰執奏戚里高士曠乞落階官詔除權四方客省四方館公事仍轉一官上曰士曠宣仁近親又最長故優異之然不可躡等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公曰漢有恩澤侯本朝固無也

自宇文虛中使虜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如王倫洪皓朱弁輩皆爲所拘旣而粘罕在雲中遣烏陵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至是公議當再遣使以驕虜意乃命潘致堯爲奉表通問使高公繪副之并附香藥果茗纈帛金銀進兩宮二后以路由東京令公作書且以果茗幣帛遺劉麟

公與勝非並相以軍用不足劄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用所椿不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大爲東南之患今江浙月椿錢自紹興二年始

初李綱爲湖廣宣撫請於所在州軍造酒許之及是公因進呈言茶鹽權酷今日所仰養兵若三代非田李唐府

兵可復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捨此何出勝非曰權酷
自漢孝武時因兵興而有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可
見長久之利

詔前宰執條上攻守之策公上十事一論不用兵則中原
不可復二論虜將志驕意滿此將亡之兆三論用兵當
以夏月四論分道進兵宜以五萬人由泗上擣汴京二
萬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駐濠上爲援不可深入
惟敕大將不得殺掠至八月班師明年復出五論軍糧
海道二萬人日食米四百石合於四明支一月糧計一
萬二千石附海船以去至山東則有糧可因濠上軍糧
由淮可運此皆不患惟趨汴京之師合費十日糧至南

京則糧亦可因矣六論發兵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七論
淮南通泰鹽歲一千四五百萬貫而二浙止七八百萬
通泰倍於二浙尤宜選能吏爲守八論機不可失兵屢
得捷如吳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
捷於金人關去歲賊犯淮甸亦無所得而遁若不發兵
終無息肩之期矣臣考宣和間戶部月支絕九十萬而
近年月支百一十萬夫養兵二十萬不北向以爭天下
則東南民力何以堪九論海船以閩爲上廣次之溫明
又次之今天旣以此利賜我宜用之以擾登萊南風而
徃北風而歸虜雖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十論今前宰執
六人議必不一是非可否在陛下獨斷之而已

紹興五年夏旱湖南尤甚公爲帥究心荒政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及令廣西帥漕兩司備五萬石水運至本路充賑濟又乞降助教敕度僧牒誘上戶糶米民不能耕則借之糧種夏稅亦就秋併輸全活甚衆

檄以朝散卽直祕閣秦檜追恨公不已使台州守臣魯亨求其家陰事會撫懼罪陽瘖乃以衆証定罪梧州安置於是是一家破矣

或問朱文公以公何如人曰這人麤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是道

朱勝非

忠靖公

字藏一上蔡人高宗朝拜右僕射

公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無几案公常憑敗鼓草詔然文氣嚴重如平時

刑書楊應誠等奉使高麗回具述高麗君臣見拒之意宰執皆欲罪其負恩上亦怒形于色公曰自是前此待之太厚安能責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二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公曰越海征燕山之事可戒上怒稍解後兩月高麗奉表謝罪執禮甚恭優詔荅之

公奏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益二府號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故也趙普子弟皆作武官普再作相長子授莊

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博學能文行義甚高未嘗出
官竟歿選調紹聖中蔡京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爲
執政從官嘗有謝表云奉觴在庭子孫並列張蓋歸家
父子同途宰相劉正夫王黼之子尤懦弱或始于餘歲
而以曲恩倖例列于從班宣和末諫官李會疏論以爲
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時以爲名言

王淵除僉書樞密勝非言淵除命諸將有語劉正彥見淵
擢用且乘有狄難遂圖不軌又苗傅以淵出其下尤不
平上之在維揚也內侍康履頗竊威福諸將皆嫉之傅
等勝所部以叛執淵并內侍數十人殺之勝非等急趨
樓上苗劉與其屬列樓下皆被甲露刃康允之請上御

樓百官咸在三軍洶洶傳乞誅履上命執履付苗等卽
殺之衆猶未退乃請遣使金人且乞隆祐太后垂簾聽
政復請上爲太上皇帝魏國公攝政庶便和議勝非泣
曰逆謀一至于此臣位宰相義當歿國乃趨出呼其幕
屬將佐曰諸君言二將此事出於忠義爲國耶或有他
圖皆曰忠義爲國勝非曰若果忠義爲國則當上下一
心並聽朝廷處分有異志者誅之皆曰諾時李邴亦以
逆順之理曉之由是克燄少挫旣退勝非奏來日當降
赦蓋羣寇殺淵又劫掠意必望赦然不知逆惡自不赦
上可之上曰康履忽諸將有取歿之道勝非曰附履者
必有所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

臣觀王鈞甫乃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計上曰來早太后御殿勝非曰母后稱制須二人同對承平故事於今難用乞許獨對仍自苗傅始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且乞太后隨宜勉之庶有動心者兩宮以爲然太后語上曰賴用此人若舊相未去事已不可收拾矣甲申上徽號於上曰睿聖仁孝皇帝遂幸睿聖宮以杭州顯慶寺爲之太后臨朝魏國公攝政大赦天下自是日引傅等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僚獨對論機事不疑矣呂頤浩張浚等約共起勤王兵於平江二亮請移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君等難與相遇又趣遣使勝非曰未知

酋長所在宜先遣小使訪之又言炎爲兩火故多盜宜改元以厭之勝非以二事奏太后年號似可從乃始改元明受勝非曰反正事已就緒惟二亮謂元請本爲和戎須待遣使然虜兵近在江北若遣使虜知朝廷變必挾此而來以持其事卽害反正臣俟所召兩使來諭之力辭先遣小使亦密令留於勤王所矣此必破其謀可毋憂也太后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難旣而小使止平江而新除盧益辭行二亮之議遂息張浚以書與二亮二亮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言浚見詆以爲逆賊所不能堪勝非恐生他變卽奏貶浚郴州先是浚遣馮轡見二亮爲陳成敗勝非奏授轡兵部員外郎勝非召二亮及

其屬與之語至是二亮聞勤王之師來甚恐輔知二亮可動白勝非議復辟事勝非令輔與二亮議二亮有許意將下詔率百官請上復辟勝非召傅等六人至語之令軍中自爲一奏傅無語正彥尚以爲疑勝非曰勤王之兵未來者使是間自反正爾所以招君等議蓋欲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君等置身何地於是勝非乃使王世修草奏持歸軍中諸將書名及召李邴張守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赦文皆具丁未文武百官詣睿聖宮迎請復辟四月朔上御朝太后便欲還政上以問勝非對曰卷簾當先降詔乃令太后暫出仍下詔明日卷簾并復建炎年號又奏

二亮未有以處乃並除淮南西路制置使許以所部兵行朝廷諸將皆集兵皇城門外康允之謂勝非不若遣人諭二亮速引兵去是夜二亮開門以出倉皇而遁勝非因力請解政遂以觀文殿學士知洪州

詔江州鈐轄張忠彥受朱勝非節制上謂宰執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爲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亮不疑以待勤王之師議者咸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鄭毅與之抗若顏岐雖好士亦怯懦不能有爲故古人以威武不能屈爲大丈夫也

初江西湖南北路正賦外多別科米則有正耗補欠和糴斛面等自一碩輸及五六碩錢則有大禮免夫綱夫擔

夫贍軍等自一緡輸及七八緡吏緣爲姦其名日新復
調丁壯把隘修寨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民不堪命則據
險結黨抗拒縣官既免征徭之苦且獲攘掠之利故多
去爲盜至是勝非上疏極論而宗尹未嘗歷州縣不甚
知民疾痛但降旨依累降赦令而已

紹興二年公知紹興府願浩薦之同都督荆襄諸軍上曰
勝非入相之日值苗劉作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知
可與在京宮觀留侍經筵蓋願浩必欲引公以傾秦檜
遂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公再相奏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
緡儻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虜

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
淮南旣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
賊二十六項所以然者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
耳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陽聲言趨京師
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滄而實取青密使逆豫聞之必
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廬壽直擣宋毫豫必成擒矣三
慮虜賊併力南寇今虜使旣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
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
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
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二三年中原可定上納之

初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公再相始

議分遣諸帥各據要害遂置沿邊諸路沿海制置使
初因言者論以中書細務歸六曹至是條上裁省細務一
百十一事歸之六曹上諭公曰朝廷所以多事者以六
曹不任責每事取決耳自今宜專責長二毋得循習苟
且卿等當進退人才修明法度助朕圖恢復之計繁文
末節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公頓首謝
上與宰執論北方事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有土地若失
人心亦不可立國公等退而相語曰上神武撥亂而以
至仁御世內外歸心清蹕所駐億兆畢從自然成都敵
所以不能窺者正恃人心以爲固耳

公嘗言陛下每稱司馬光度聖意有恨不同時之嘆陛下
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蓋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
方其爭論新法之際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譽買直謂
之非上所建立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稟處分言章
交攻命令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上首肯久之

上詔前宰執條上邊事公言自陛下講明軍政賞罰必當
今內外勁兵三十餘萬宜於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遂
列四事以獻一曰進討僭僞二曰守禦淮江三曰招撫
遺民四曰審度虜勢

宋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三下

別集

張浚

魏國忠獻公

字德遠唐張九臯之後六世祖徙居綿竹中政和八年進士第調山南府士曹調褒城令辟熙河路察幹調恭州錄何臬薦召爲審察除太常簿光堯卽位除密院編修改虞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建炎三年以母在遠乞外補除集撰知興元除禮侍召對又除御營參軍同節制平江常秀江陰軍馬除知密院詔充川陝宣撫處置使加通奉大夫二年加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四年二月本官提舉洞霄福州

居住尋以資學提舉萬壽兼侍讀召知密院江上視
師尋除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密院都督諸路軍馬紹興初除金紫光祿大夫七
年加特進辭九月得請授觀文大學士提舉興國言
落職以朝奉大夫祕書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九年
二月大赦復宣奉提舉洞霄復資政大學士知福州
兼帥十一月除檢校少傅崇政軍節度使充萬壽觀
使免朝請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秦檜怒論罷以
特進提舉興國連州居住二十年九月移永州二十
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已在苦塊矣三十一
年令湖南路任便居住十月復觀文大學士判潭州

改建康兼留守四月被旨兼措置兩淮尋兼節制建
康鎮江江池江陰軍屯駐軍馬孝宗卽位召除少傅
江淮宣撫使進封魏國公隆興初除樞使開都督府
三月召降授特進宣撫江淮八月復都督號十二月
拜右僕射兼樞使仍都督二年四月除少師保信軍
節度使判福州除醴泉觀使二十六日薨贈太保加
贈太師

公甫冠預計偕入上庠及第調褒城令辟熙河路幹辦公
到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猶有舊日戍守將公
悉召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
之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疎遠一旦當樞筦之任悉通

知邊事本末盖自此也

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所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浚乞於浚江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爲之

浚爲平江府秀州控扼副使時苗劉赦書至平江浚卽走介入杭問賊狀至江寧願浩寓書於浚約共起兵鄭穀亦遣所親謝嚮微服至平江見浚令嚴備而緩進浚慮苗傳等兵上抵平江則失枝梧乃令張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於是浚上表大略言國家多難正人主馬上

圖治之時願請睿聖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復與二兇咨目且欲得辯士往說之使無他圖浚與蜀人馮楷有舊遣之見二兇爲陳逆順先是二兇以書詆浚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孰能當之浚復書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闕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宜天祐我宋所以保佑聖躬者歷歷可考出質則虜人欽畏而不敢留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興誰能廢之二兇得書言浚見詆以逆賊內不能堪朱勝非恐生他變乃奏貶浚彬州安置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后遣小黄門密至睿宮白上曰張浚不得已貶彬州上方啜羹不覺羹覆於手願浩自江寧

至浚乘小舟迂之於郵中得堂帖乃貶命浚恐將士觀望卽袖之語書吏云有旨趣赴行在令申巳祭之日是夜共宿城外願浩呼其屬李承造草檄文浚爲潤澤之諸將皆謂賊窮則邀駕入海浚又遣陳思恭等治舟師於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檄內外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至秀州夜有刺客至帳前浚顧左右已睡問爾欲何爲對曰某粗讀書知逆順豈爲賊用况侍郎忠節安忍相害但見爲備不嚴恐後有來者浚下執其手問姓名曰言之是徼利某河北人有母在今徑歸矣浚翼日取郡獄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二克聞勒王師來甚恐輜知可動乃白勝非曰張侍郎以國步艱

難正當馬上治之主上傳位幼子恐有不測之變主上受淵聖詔爲兵馬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姪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總兵征伐於外此最得策遂拉二克同議都堂初浚戒輜乞以鉄券賜二克用釋其疑輜遂奏太后許之議遂定癸卯詔百官赴睿聖宮奏請人皆歡呼以爲復辟丁未駕還行宮衆情大悅尋除苗劉爲淮西制置使副時浚兵次臨平苗翊以重兵禦之戰敗走傳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是夕遂開湧金門出遁浚等引勤王兵入都城人聳觀以手加額浚旣見上召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惶恐謝上欲倚浚爲相浚辭以晚進不

敢當

以浚知樞密院事時浚年二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
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
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
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上許之乃以浚爲川
陝等路宣撫處置使川陝京西湖南北爲所部

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
其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蠶臣

初虜寇京東命范瓊禦之瓊領兵轉入江西至召入見不
肯釋兵且乞除殿前司職事公奏瓊大逆不道上以其

事付公公退與劉子羽謀夜鎖吏於公府中作文字皆
備僞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俊瓊劉光
世赴都堂計事後將衆甲以來瓊從兵滿階意象自若
食已子羽坐廡下遽取勅黃紙於前麾下曰有勅將軍
可詣大理置對公數瓊罪瓊愕然遂以俊兵擁縛付大
理使光世出撫其衆以八字軍付王彥餘兵分隸御營
衆軍頃刻而定賜瓊死

浚發行在賜度僧牒二萬紫衣師號五千爲軍費時劉錫
趙哲皆在浚軍浚辟劉子羽傅雱馮康國王彥何佺甄
援與俱康國將行往別臺諫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
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重自邊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

在外忌權太重也

浚至襄陽留二十餘日召帥守監司令預備儲峙以待上西幸時程千秋王擇仁之軍咸在及諸盜之來降者九數萬人浚謂襄陽乃衿喉之地因薦千秋爲京西制置假以便宜許之久任自屬郡守貳以下皆得誅賞

浚至漢中乃上奏曰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於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願陛下早爲西行之計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

浚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浚知開有心計開言蜀民已困惟權利尚有贏餘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尋變鹽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與茶法大抵相類而嚴密過之來者無所施其巧

浚至秦川置司節制五路諸帥纔數日卽出行關陝移環慶帥王似知成都府而以武臣趙哲代之於是參議軍事劉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浚與語大悅拔爲統制官又以其弟小使臣璘領帳前親兵

浚言大食獻珠玉已至熙州上諭大臣曰大觀以來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今若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遂命宣撫司無得受量賜以荅其意

撒离曷及黑峯等寇邠州浚遣統制曲端拒之兩戰皆捷

至白店原撒離曷乘高望之懼而號哭虜人因目曰啼哭郎君虜引去

浚上疏言陛下果有意於中興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鑾輿永爲定都大計上不許

浚聞虜大入寇上浮海東征亟治兵入衛至襄漢知虜退乃還先是宰執登舟奏上上曰張浚措置陝西極有條理呂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上曰浚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比至陝西見孫渥材優則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

浚之西行也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至是韃辣及兀朮皆在淮東約秋高入寇浚聞兀朮躊躇淮上必再犯東南議出師攻取以分其勢士大夫多以爲不可浚皆不聽劉子羽爭之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浚曰事有不可拘者假如萬一有前日海道之行變生不測吾儕雖欲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可得乎子羽議遂塞浚乃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復永興軍虜大懼遂調兀朮自京西令星馳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浚亦劄諸路兵合四十萬約日會於耀州以與虜戰

浚既定議出師幙客將士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上亦以虜萃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虜虛浚乃檄召諸路各以兵會合六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以劉錫爲統帥諸軍行至富平縣將戰詐立曲端旗以

懼虜虜酋婁室曰彼給我也

浚時已罷端兵柄安置萬州

癸亥婁室

擁兵驟至與柴囊士藉淖平行進薄吾營錫等與之戰劉錡身率將士殺虜頗衆勝負未分而虜鉄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望見塵起驚遁諸將軍亦退虜遂乘勢而前

富平戰敗諸軍還浚至邠州召錫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立堂下浚問誤國有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軍先走浚命擁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搗擊其口斬于堠下軍士爲之喪氣浚遂以黃榜放諸軍罪哲已死諸將聽令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

於是陝西人情大震

浚以關陝失律上章待罪上謂宰執曰張浚放罪詔須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見其過卽重譴之浚未有失焉可罷也李回曰須得勝浚者方可易上曰有才而能辦事固不少若孜孜爲國無如浚者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命放罪

浚聞虜入德順軍遂移司興州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言不當遠去請築青陽潭左右四關六屯浚以爲然乃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虜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浚哀死

問傷錄善咎已人情粗安

虜破福津蹂同谷迫武興浚遂保閬州令劉子羽於關外
調護諸軍子羽頗得衆心又總領趙開兼都漕號善理
財不加賦於民而軍用足

浚承制以王庶知興元府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廩乏絕師
徒寡弱庶募民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
歸不數月有衆二萬

初浚以曲端在陝西屢嘗挫虜欲仗其威聲乃辟充本司
都統制端登壇將士歡聲如雷先是朝廷以端欲殺王
庶疑其有反心遂以御營使司提舉官召之端疑不行
議者喧言端反浚入辭獨以百口保之及端有白店原

之貶庶乘此譖之吳玠亦以彭衙之敗憾乃書曲端
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
可並立且方倚玠爲用恐玠不自安庶等知之卽言端
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
來江上泛魚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
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
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
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
乃赴逮旣至隨命獄吏繫之維之糊其口燬之以火端
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西人以是
益非浚焉

西事記曰浚之爲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昧於知人短於用兵而清修篤慎有志天下古人不能過也復果斷敢爲諸將亦莫敢桀驁端初爲五路統制拜威武將軍屢與金人角更勝迭負西人以爲能然心常少浚浚乃廢之又曰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一搖足則秦蜀非朝廷有雖殺之可也

初兀朮駐兵於熙河秦雍至是相繼移塞欲窺蜀公令吳玠於鳳翔府之和尚原先處戰地誘致其來兀朮乃引衆十餘萬造浮橋於寶雞縣渡渭來犯玠遣吳璘雷仲率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繁密如雨虜稍却則以奇兵分擊手斷其糧道又劫破賊

寨與虜戰凡三十餘陣兀朮中箭而遁俘其將羊哥孛董及酋領三百甲軍八百殺賊衆橫屍滿野是役也兀朮往返萬里始末三年其衆損者踰半皆呻吟扶携以歸兀朮初有從馬數百至是僅留其六道由平陽府僞守蕭慶以三馬奉之於是北歸燕山

西事記曰浚之敗賴吳玠獨全一軍據和尚原以守金人屢攻之不能克後大破虜軍殺其酋帥人疑不實蓋陝西之敗皆浚爲之然金人不能取蜀亦其用玠之力也

先是宰執奏浚今居閬爲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宰執退至省未食而浚和尚原捷報已至乃相

與歎仰聖明知 人善料敵如此既而浚以功除定國
軍節度職仍舊

公上言已運米五萬石至荆南欲理川口與行在相接上
謂宰相曰兩日前言者猶請遣人副浚朕謂委之不專
難以責成

公在關陝凡事雖以便宜行之然於鄉黨親舊之間少所
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起謗議於
東南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爲置副乃以王似爲川陝等
路宣撫處置副使詔與浚相見同治事浚尋上疏言鎮
重寬厚於民不擾似之所長至於駕馭將帥所裁机事
不爲身謀似恐未可仗且外而劉子羽吳玠之徒與虜

爲讐內而張深程唐日夜謀議皆嘗立破虜之功各望
照知寢加任使今一旦以無功侍從驟處副任人情謂
何臣慮子羽之徒必自引去而似之庸常終至敗事臣
等日夜治兵亦欲奉迎大駕以復中原而或者相爲朋
黨求撓臣權在臣去就甚輕而國家之計恐有未便
詔知樞密院張浚罷宣撫處置令赴行在尋詔浚有大功
久勞於外令學士院降詔

先是監廣州鹽稅吳伸上疏大畧謂浚忠有餘而智不足
且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天下之人所共知之其退
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盖亦浚之功也切見里巷游談
咸曰張浚之來章疏列上必於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

其過惡使浚不至則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之罪至則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罰將羣起而攻之必使罪去而後已使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御史常同辛炳俱有論列疏入不報浚既入見遂赴密院治事

浚之出使也嘗以秦川館爲學舍以待河北陝西之士來歸者給衣食養之又新復諸郡乞鑄印浚已去朝廷遠亦先鑄給而後奏聞又浚之還取道東蜀夔峽其至稍遲臺臣辛炳言浚被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爲無辜以至設秘閣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及被召不肯出乞黜責浚遂落職奉祠炳等復交論浚跋扈不臣之罪大於是

詔浚福州居住卽日如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而已

浚雖得罪猶上疏論虜僞暫和其心必未已大略謂此虜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願陛下蚤夜深思益爲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而戰守者無反顧奔散之憂精擇竒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惰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關師古外如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等可爲統制後皆有聲世服其能知人

初浚知虜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朝廷已議講解乃極言其狀及劉麟引虜兵入寇上思浚前言之驗而趙鼎亦乞召浚既入見遂命知樞密院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虜兵之在淮東者從之

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叶德以底于治朕于二三大臣當分委以事張浚專治軍器胡松年專治戰艦浚曰仁宗時亦嘗令韓琦范仲淹分事而治言者數以爲辭不旋踵報罷上曰今日若不專責事無由集國用亦須委一大臣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之則必然有效若今日行明日罷徒紛紛無益耳松年時僉書樞密院事

詔浚視師江上浚疾驅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十倍浚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

魏良臣等自虜軍回浚遇之問以虜事及大酋之語良臣謂虜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十萬仍約良臣等再使浚密奏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須令再往

浚在鎮江時兀朮擁兵十萬于淮陽世忠移書與之爲言張樞密已在此矣初虜謀報浚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兀朮見浚書押色動卽

強言約日當戰浚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虜霄遁士馬乏食狼狽死者相屬遣諸將追擊所俘獲甚衆

浚奏捍賊次第且言相持已久恐其別生姦計已與諸將議凡可以尅敵者無不爲也上曰浚措置如此虜必不能遽爲衝突參政沈與求曰晉元帝時石勒寇壽春相持三月晉臣至有勸降勒者王導拒之虜今遠來久相持非其利也上曰朕得浚何媿王導

以趙鼎張浚爲左右僕射浚仍兼都督諸路軍馬初浚在川陝念上繼嗣未立以紹興元年秋上奏曰荷陛下恩德之厚事有干於宗廟社稷大計臣知而不言誰敢爲

陛下言者惟陛下察其用心貸以萬歿竊見西漢之制人君卽位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屬人心臣願陛下特召大臣講明故事仍先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至是入謝復陳宗廟大計莫先於儲嗣雖陛下聖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係天下人心不可以不早定議上首肯久之乃云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出見鼎都堂相與仰嘆聖德自是與鼎益相勉勵同志協謀以爲爲治之要必以正本澄原爲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奠安醜虜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諄切致意焉

浚復奏事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
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宗社生靈之福
也昔唐李德裕言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
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
小人在位則同於已者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已者排之
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彼其專
於自營進身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亡家亂天
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照臨
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

浚至鎮江視師召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
撼山東世忠欣然承命浚遂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

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浚以諸路軍馬所
用錢糧當從督府總制故悉以上佐兼之仍關送尚書
指揮行府關三省指揮始此

浚謂湖寇楊么據洞庭實爲上流不先去之爲腹心害將
無以立國請自行上許焉初席益得么探者數百人皆
傳致遠縣浚至醴陵召囚問之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
分示諸寨令早降皆懽呼而往會岳飛兵至復令分屯
鼎澧益陽壓以兵勢至是降賊將楊欽乘勝急攻水寨
么窮蹙赴水歿湖寇悉平得丁壯五六萬人老弱十餘
萬浚一以誠信撫之乃更易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命
岳飛進屯荆襄以窺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

浚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至是入見上勞勉之
賜賚甚厚親書否泰二卦以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
君子莫不以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
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嚮亦同曾何朋黨之有
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
究故或爲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
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
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外
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爲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
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
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

其心則朋黨之論自不攻而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
夫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
正其畫爲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爲陰否
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爲陽則君子
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爲陰則
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
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爲泰
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常思其否焉
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爲且命以所聞見置策來上浚承
命條例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莫不備具上深
嘉歎置之座隅

自渡江以後三衙名存實亾逮公與趙鼎並相乃以楊沂中所將隸殿前司解潛部曲隸馬軍司統制官顏漸部曲隸步軍司沂中之軍本辛永宗部曲後又益以他兵故其衆特盛潛之軍纔二千餘漸所統烏合之兵而已時以雪寒命賑濟上謂公曰朕居燠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處宜早措置賑濟公曰陛下惟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公曰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以陛下聰明荷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澄心靜氣保養天和庶幾利害紛至而不疑

中興之業可成矣

浚以虜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浚卽張榜聲豫僭逆之罪時韓世忠駐軍承楚劉光世屯太平州張俊屯建康府而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缺之處尚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穀澠間則楚不越境而西蓋大兵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上深以爲然

初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至是公兼領屯田以

出始置官屬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

公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爲進屯盱眙之計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御書裴度傳遣使賜公以示至意公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屬以大事時劉豫頗於僞境聚衆世忠自楚州引兵渡淮擊敗之直至淮陽而還上賜公手書曰世忠旣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更審虛實徐爲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枝梧之不暇也

初公在淮北謀渡淮上向惟倚世忠爲用世忠辭以兵少

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爲助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公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之命不應上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爲得體

公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公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不遠公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擊之

上謂宰執曰近日金星犯畢占法邊有敗兵當諭與張浚令諸帥戒守邊者天旣有象須修人事以應之

公謂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王居

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遐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時韓世忠自淮陽已還楚州張俊既城盱眙進屯泗州岳飛亦遣兵至蔡州焚其積聚至是公承詔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以爲不可緩然朝論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會牒報豫有南窺之意公復往江上視師

劉豫聞上將親征告急於金主求兵爲援金主聽豫自行至是分道入寇先是劉麟令鄉兵僞胡服於河南諸處十百爲羣人皆疑之以爲虜僞合兵而至公奏虜方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

劉光世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張俊駐軍泗州亦請益兵衆情恟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戍召岳飛盡以兵東下公獨以爲不然乃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趙鼎折彥質皆移書抵公欲飛兵速下且擬條畫項目請上親書付公大畧欲退師還江南爲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於是世忠統兵過淮遇虜騎與訛里也孛堇等力戰旣而亦還楚州或請上面臨安公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之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

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公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公奉此詔異議乃息時劉光世舍廬州而退公怪之卽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光世遣王德領兵至前羊市遇劉麟游兵敗之而賊衆數十萬以次於濠壽之間張俊拒之楊沂中爲俊統制公卽遣沂中至濠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或有差跌浚不吝私又遣張宗顏等自泗州來爲其

後繼視以衆數萬欲犯建康沂中悉衆以出縱大軍乘之大破賊衆橫屍滿野京東虜騎尋亦退走朔方大恐上以手書賜公曰賊雖犯順侵壽及濠卿獎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公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奏有功者

浚還平江隨班入見力請幸建康且言天下者陛下之天下陛下自不致力以爲之先則人有解體之意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詔巡幸其誰信之何哉彼知以此爲避地之計無意於圖天下故也

中原遺民有自汴都來者言劉豫自猗麟敗後意沮氣喪

其黨皆攜貳虜中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
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公乃出行淮上撫諸軍且築
廬州城五月還

初以道君皇帝遠在沙漠公奏遣問安使何蘚往金國通
問至是還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公遂奏
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爲成敗利鈍在
所不恤況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
其禍也

公專任國政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歲內重外輕
遂條具郡守監司省卽館閣之人迭補之法以郡守監
司有治狀者除卽官卽曹資淺者除監司郡守館職未

歷民事者除通判仍乞降詔又以太陽氛氣四合奏復
賢良方正科皆從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幾事叢委公
獨以身任之人情賴公以安每見必深言讐耻之大反
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勵精圖治事無
巨細必以咨之賜諸將詔往往命公草之四方灾異必
以聞祥瑞皆抑不奏

上謂宰執曰昨日張浚呈馬因爲區別良否皆不差浚曰
臣聞陛下聞馬足聲而知良否上曰然浚曰物猶易知
惟知人爲難上曰人誠難知

上曰邊事未靖軍需取於諸路者尚多斯民重困他日兵
寢當一切蠲之雖常賦亦與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實

臨之浚曰聖意如此天必助順

宰執奏事浚因論淮西地險可守陳與義曰見王德淮西圖路幾不可方軌上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而韓信卒由井陘以破趙是險不足恃也浚等歎服

初公自淮西歸與趙鼎同在相位以招徠賢才爲急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又以人主當務講學以爲修身致治之本薦尹焞置之講筵有旨促召赴闕會旱災及酈瓊之變公力求去而周祕等交章論之遂罷職奉祠秘等復論公跋扈不臣等罪大乞遠竄上批浚散官安置嶺表鼎營救之甚力且以公母老爲請

上意稍解遂命分司居永州

初朝廷命趙鼎出使如公故事將行鼎言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功者每以浚爲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爲跋扈抑何甚哉

時以金國使來講和大赦浚在永州上言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自堯舜以來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狄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前後凡五上疏爭之

公知福州之明年奏言臣切念自羣下決回鑿之計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虜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虜必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寢微異時竄端卒發何以支持幸今虜懷

反覆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爲福用天下之奇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勳可集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上嘉公之忠遣中使獎諭公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又明年春獻緡錢六十萬助軍費詔獎之

浚在宮觀因天申節繳奏無逸篇疏畧曰伏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高宗周文王非徒自享安榮而有國長久自祖甲之後六王生則逸是以罔或克壽仰惟聖德日新大孝之誠昭格天地壽福無彊宜過商宗周王遠甚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

悟上意又念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
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且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
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
而負陛下至再三公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
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
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於心謹察情偽豫備
倉卒庶幾社稷有全安之理不然異時以國與敵者反
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檜見
之大怒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連州居住

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
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鑄之於石家傳人誦焉公去
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大夫無賢
不肖皆傾心徃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嘆息下至兒童
婦女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虜必問公公今安在

和議定時國書中有不得輒易大臣之語蓋檜恐公復用
也尤忌公甚令臺臣王珉徐嘉每彈事必及公至目爲
國賊必欲殺之又令張柄知潭州汪君錫爲湖南提舉
以圖公又令張常先爲江西運判箋注張宗元與公壽
詩亦與獄株連及公又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
公等謀大逆獄上而檜病不能書矣

檜既歿上始親庶政公復官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行至

江陵會以星變詔求直言公乃復奏大畧謂向者講和
陛下以太母爲重爾幸而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
用事之臣聽命于虜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歿之日天下
相慶蓋惡之如此方其豢於富貴聚斂珍貨皆爲身謀
而不爲陛下謀也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夫賢
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虜適足啟
輕侮之心而政墮其計中也方俟高湯思退見之大怒
以爲虜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
爲狂湯鵬舉等交章論公名係罪藉唱爲異議以動國
是乞行竄逐謫居永州

陳俊卿間爲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閩外臣素
不識浚聞其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
敷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口浚也願且與一近郡以係
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許浚自便俊卿又屢
言浚可用尋命浚判建康府

逆亮之斃其餘黨尚據雞籠山而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
沙上勞軍以建康激黨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
浚諭顯忠曰聖駕將巡幸到此而賊未退得無慮乎
上至建康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浚見
上首言國猶身也元氣充則外邪遠朝廷元氣也用人
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皆壯元氣之道也上嘉納之
上欲付浚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乃命楊存中爲江淮等

路宣撫使虞允文副之中書舍人劉珙不書錄黃且論其不可珙子羽子也上謂宰相曰珙之父爲張浚所知此奏專爲浚地爾乃寢存中宣撫之命俾專措置至是召存中還而以命浚上旣還臨安有勸浚求去者浚念舊臣無他在者人心尤以已之去就爲安危乃不敢言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焉出入將相三十年素爲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軍政皆樂爲用

浚謂虜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清

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卽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浚奏言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自虜殘虐遑遑無歸臣欲措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強壯堪充弩手之人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爲名今結爲甲隊遞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置營詔從其請兩淮之人欣然願就浚親訓撫之未幾成軍

金人圍海州詔鎮江都統張子益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爲書勉子益以功名子益卽馳赴之遇敵于石湫隘子益率精銳先入虜遂大敗引去及奏功浚以去歲淮上功賞之濫乃命統制官以下公共保明有冒濫者重罪

之

孝宗卽位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膺付托以眇然一身當萬機之煩夙夜祇懼未知攸濟公爲元老宜輔朕初政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遂就道至卽引見上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再四公言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每事以藝祖爲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浚見上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意以圖事功且謂新政以

人才爲急人才以剛正爲先因疏當今小大之臣有經挫折而不撓論事切直者凡十數人薦于上於是除公江淮宣撫使復往江上

史浩議欲城瓜洲下公議公謂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虜以削弱之形息軍民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旣參政公所規畫浩必沮之

公調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遙爲吳璘之援上召陳俊卿等問公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撻奪制除公樞密使開都督府時虜將蒲察徒穆及僞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統蕭琦屯靈壁公謂至秋必爲邊患當及時掃蕩

公上疏謂廟勝之道在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願祭乾剛奮獨斷盡循太祖太宗之法

時命李顯忠出濠州以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以趨虹縣公自往臨之軍事利鈍難必乞上以諸葛亮在建興六年所上奏置之左右顯忠圍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蒲察徒穆大周仁乘勝盡克宿州公恐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偽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諜報虜大興河南之兵將至會邵與李不相能遂引而歸虜亦解去公時在盱眙去宿州不四百里傳云虜且至公亟北

渡淮入泗州撫將士已乃還維揚待罪

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

詔議講和公累疏爭之曰自昔議和之臣始以怯懦誤國全身保家其終必至於降蓋有草降表以待用而陰圖其富貴者矣不可不察已而名公赴行在公沿途復上疏爭之且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而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之心失將士之心失四海傾慕陛下之心他日誰爲陛下出力用命哉又曰竊謂徽宗欽宗不幸不返此亘古非常

之巨變凡在臣庶不如無生且八陵痛隔赤子塗炭國家於虜大義若何況夫逆亮憑陵移書侮慢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前歲今議者不務力爲自強之計因虜帥一移書遂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貽書則又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哀吾民膏血以奉讐人欺陛下以款之之名而共爲和之之實其說固曰吾將款之而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褫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款之而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徹重之以歲幣之費虜使之來復有他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其欺陛下以款之之名而實欲行其

宿志貪其富貴豈復以國事爲心哉

先是朝廷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命使副公言臣見王之望龍大淵之望甚言守備不至臣竊以爲虜以大兵臨我自秋及春凡半年餘見我無備胡不直入徒以虛聲迫脇中外往者固不須論今歲邊防更密坐待其來破之必矣及至入見又力陳和議之失上爲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先往諭虜以泗州不可割之意虜械昉等上聞之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以湯思退與公爲左右僕射公仍都督上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之初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言當詔之望等還上從之幸建康之議思退初不與聞乃與其黨密謀爲陷公計俄

詔公行視江淮自公受任督府且將三年講論軍務不
遑寢食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
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
又萬餘人要害之地城壁皆築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
水爲堰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
重兵十萬于河南爲虜聲脇和亦有刻日決戰之語將
士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知吾有備卒不敢動至是公
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踴躍思奮虜聞公來亦檄宿
州之兵歸南京沿邊清野以俟淮北來歸者日不絕山
東豪傑悉領節度且以檄諭契丹虜益懼

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乃罷督府而以錢端禮王之望代

之湯思退令之望盛毀守備以爲不可恃又令穡論罷
督府官屬馮方又論浚費國用不貲又論乞罷浚都督
浚亦請解督府詔如其請言者詆浚愈力浚留平江上
章乞致仕者八上許之上察浚之忠欲全其去制除少

師判福州

浚行次余干以家事付棊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
盡雪祖宗之耻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
矣疾革呼棊等干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
乞致仕而薨

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孟嘗論易疏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三之也分爲二而七八

九六之數成五行之象於是大著又曰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
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
四六八十合爲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偶合之爲
十總之爲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中中故消息盈
虛之妙闔闢變化之機皆在於我而動靜莫違焉中其
至矣

銘養正書室曰天下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
道通天地萬化流出精思力行無忘朝夕

爲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臾
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 西山真德秀跋曰衛

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警曰相在爾室尚不
媿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蓋耄期不亂如此故其
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張公作此銘於易簣之際其視武
公尤其加焉王公與公均爲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
畧同旨後之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之

於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寇忠愍
富文忠范文正之事爲可法異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
堂於弊廬之側庶朝夕想像如見其人也

每訓子及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
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

嘗作詩曰羣克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

無左衽斯文千古未塵埃朱文公跋曰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歎哉

以后並文公語

文公跋公墨帖曰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以虛靜誠一求之於天爲本故其與人言未嘗不依於此今觀其所與劉氏書帖詩文可見矣

又曰公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生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人方畏避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爲和說其賢者則不過爲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率獸偪人莫知其爲大變公獨毅然以虜未滅爲已責必欲

正人心雪讐耻復守宇振遺黎顛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嗇其功使公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論誅范瓊曰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唱大義率諸將誅傳正彥乘輿返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兒竈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聞公名盎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始也

杜甫詩云艱危須藉濟時才意思至此不覺感歎濟時才分明難得勉齋問志與才互相發否曰有才者未必有

言行別三
三三
志有志則自然有才人多言張公才短然被他有志後
終竟做得來乃正當

張公才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子孺子亦皆知之
宋子飛言張公謫永州時居僧舍每夜與諸子弟賓客盤
膝環坐至更定而寢率以爲常

或問文公趙張優劣曰若論理會朝政進退人材趙又較
縝密無踈失若論擔當大事竭力向前則趙不如張雖
是竭力向前只是他才短慮事踈處多他盡其才方照
管得若才有些不到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
不諳軍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虜人來到面前無
以應之不若退避耳

卷終

